

北京图书馆西文图书馆藏特点及采选工作

顾 犇

摘要：西文图书的出版特点包括出版量大、出版国多、文种多、出版社多等方面。西文图书的出版信息千差万别，订购渠道很多。作为合格的选书员，应当具备语言能力、研究能力、知识面、技能、技巧、责任心等较高的综合素质，才能充分利用现有的出版信息，建立馆藏特色，更好地为读者服务。经过多年的努力，北图的西文图书藏书已经形成特色，其中包括工具书、中国学图书、自然科学基础理论著作、社科学术著作、世界文学名著等方面。要进一步改进工作质量，我们必须采用现代化的管理方法，其中包括自动化、标准化、系统优化、统计分析等方面。

根据1993年的统计数字，全世界一年出版的各种文字的图书近75万种，其中英国出版约8.6万种，美国出版约5万种，德国出版约6.7万种，法国出版约4.1万种。从我们所订购的出版英语图书的主要国家(包括英国、美国、德国、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的出版量来估计，除去少儿图书和教科书以外，我们每年可以选择订购的英语图书大约在10万种左右，居于全世界各语种的首位。如果计算我们从各个书商或出版社收到的目录中重复报道的新书的话，我们要阅读的大约有20万条英文新书信息。而我们每年采购的英文图书约2万种，德文和法文各约2千种，并有少量西班牙文、意大利文、罗马尼亚文图书，还有一些不定期选购的其它文字的图书。我馆由于采购经费有限，确定了“中文要全，外文要精”的采访原则，我们只能从如此众多的国外出版物中进行挑选，既要满足读者的需求，又要体现馆藏特色，其任务的艰巨性是可想而知的。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图书馆外文馆藏

图书馆的基本职能包括保存文献资料 and 提供文献资料的使用，现代图书馆也担负着传递科学情报、开发智力资源和促进国际交流的职能。北京图书馆是中国国家图书馆，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最大的公共图书馆。作为国家图书馆，北图的职能之一就是“重点地采选外国出版物，使国家图书馆拥有一个丰富的外文馆藏”。因此，北图外文馆藏的水平反映了北图整体水平的一个部分，也是使得北图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图书馆的保证。在促进我国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发展的过程中，北图外文图书的馆藏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根据我馆的办馆方针，我们所订购的外文图书应当具有学术性和参考性。学术性的特点体现在：我们的外文图书馆藏应当反映世界最新的科技成果、学术思潮，所以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采集科技学术专著和学术会议录。参考性体现在：我们的外文图书应当能体现世界各国的政治、历史、地理、社会、文化、艺术特点，应当尽可能地采集各国、各科、各文种的工具书，应当收全世界各国有关中国的图书。

19世纪美国图书馆学家杜威(Melvil Dewey)曾经说过：图书馆应当“以最好的图书，化最少的代价，供最多的读者使用”。著名印度图书馆学家阮冈纳赞(Shiyali Ramamrita Ranganathan)提出了图书馆学五定律：“书是为了用的；每个读者有其书；每本书有其读者；节省读者的时间；图书馆是一个生长的机体”。上述两位名家的论述都体现了图书馆藏书的使用价值这个很重要的方面。在图书馆的藏书建设中，馆藏价值与使用价值始终是一对矛盾。有些书既有馆藏价值，又有使用价值，例如，著名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的《时间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Time)既有馆藏价值，又是大众所喜爱的读物，列于美国畅销书榜首；有些书有使用价值，但无收藏价值，例如一些计算机软件开发手册和科技会议录；有些书有馆藏价值，但较少当前的使用价值，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读者不会很多，而

且价格很贵，但却有很高的馆藏价值，今后也一定会有读者阅读，它们是我们必须采购的图书。作为公共图书馆，我们应当适度考虑读者的需求，在馆藏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寻求一个平衡。除了保证馆藏价值以外，还应密切注视社会、经济、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我国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服务。

如何保证我馆的藏书质量呢？首先，我馆设立了外文选书组，专门负责外文图书的选订工作。该组工作人员除了日常新书的选订以外，还根据我馆的采访条例，有计划地补订过去因历史原因或预算原因而遗漏的有馆藏价值的图书，形成馆藏特色。其次，我们在各个服务窗口提供了《读者推荐书单》，鼓励读者随时针对我们的外文藏书结构提出建议。只要读者的建议合理，符合我馆的采访方针，并且资金允许，我们都可以订购。这样，一方面满足了读者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弥补了我们工作的不足。

西文图书的馆藏特色

根据近10年来的统计数字，北京图书馆每年新入藏的西文新书约2.5万种；根据1995年底的统计，我馆西文图书馆藏共1,388,000余种；这些数字表明，我馆的西文图书馆藏居全国第一，亚洲前列。

根据《北京图书馆书刊文献采选条例（一九九六年）》，我们在日常的选书工作中，除了着重采购一些有学术价值和参考价值的科技和社科类图书以外，还在近五年内对一些属于全面采集范围的出版物进行了全面的补充。它们包括工具书（各种语言的百科全书和词典）、中国学图书、诺贝尔奖金（Nobel Prize）获得者著作（主要是文学和经济学类）、英国和美国的桂冠诗人（Poets Laureate），的作品、当代著名哲学家和思想家，的作品。经过西文图书采访工作人员的多年努力，我们已经初步形成了我馆的西文图书的馆藏特色，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一些方面：

1.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人的著作以及研究马、恩、列、斯、毛、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图书 北图重点收藏此类图书，其中包括马恩全集的英、德、意等版本。
2. 西文工具书 北图已成为全国最大的西文工具书收藏基地，现藏有全世界各主要语种的大型百科全书、大型词典，其中包括最著名的《不列颠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Britannica)和规模最大的西班牙文《欧美插图百科全书》(Enciclopedia Universal Ilustrada Europeo-Americana) (现已出版了107卷)、最大型的英语词典《牛津英语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1989年第2版达20卷之巨)以及国内仅有的一套原版的、价格极其昂贵的《贝尔斯登有机化学大全》(Beilstein Handbook of Organic Chemistry)(现已收藏了近500册，每册价格为3,400德国马克)，还有世界上各种文字的词典。除了综合性的工具书以外，北图还注重收藏各学科的专业百科全书，例如德文版《音乐的过去和现在》(Die Musik in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这部17卷的音乐类权威百科全书。
3. 西文中国问题研究资料 有关中国问题和海外华人以及中国人和海外华人所著的图书是我们的采访重点，我们尽可能地通过各种途径(采访、赠送、交换)采集这类图书。例如《剑桥中国史》(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和《中国科技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还有《1850年前出版的有关中国的西文图书》(Western Books on China Published up to 1850)缩微胶卷。近五年来，我们对这类图书进行了系统的补订。
4. 自然科学基础理论论著 我们选订了世界上各主要国家出版的自然科学类(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生物学)论著，其中包括德国施普林格出版公司(Springer-Verlag)、荷兰埃爾塞維爾出版公司(Elsevier Science)出版的大部分反映科技最新成果的论著，这方面藏书的规模堪称全国第一。例如，北图已经收藏了施普林格出版公司出版的《数学讲义丛书》(Lecture Notes in Mathematics)1,600多部中的绝大部分著作。
5. 世界文学名著 我们注重世界文学名著的收藏，特别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普利策奖获得者、

英国和美国的桂冠诗人的作品。在最近五年内，我们对此类作品作了系统的补订工作，目前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此外，我们还重点收集一些未获奖的著名作家的作品，他们包括昆德拉(Milan Kundera)、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等人。

6. 世界学术名著 世界各国的古典学术名著自然是北图已有的特色。近两年来，我们还着重系统地选订当代有影响的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思想家的大部分作品，例如：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著名经济学家阿罗(Kenneth Joseph Arrow)、著名哲学家波普尔(Karl Raimund Popper)等300多人8,9 的著作。

7. 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研究资料 我们历来重视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类图书的采选，特别是国际图联(IFLA)和专业图书馆和情报机构协会(Aslib)的出版物。北图收藏的《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图书馆情报学类的百科全书(现已出版60多卷)。

8. 科技会议录 在经费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尽可能地收集反映最新科技成果的学术会议录，其中包括商业出版社(例如上述施普林格出版公司和埃尔塞维尔出版公司)出版的大多数学术会议录以及诸如国际光学工程学会(SPIE)、材料研究学会(Materials Research Society)和皇家化学会(Royal Society of Chemistry)等重要学术机构出版的会议录。

西文图书出版特点

西文包括世界上最为通用的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等文字，其中英、德、法等文种是科学技术和国际文化交流中最为重要的语言。在我馆的外文图书馆藏中，西文图书所占的比例最高，读者最多，而且订购的难度也最大。西文图书的出版有几个特点：

第一是出版国家多。几乎每个国家都有英语出版物，而且一些非英语国家也是英语图书出版的大国(例如德国、荷兰等国)；瑞士、德国、奥地利等国都出版德语图书；法国、比利时、加拿大、瑞士等国家都出版法语图书；西班牙和南美许多国家都出版西班牙文图书。

第二是出版社多。根据英国出版的《图书检索光盘》(BookFind-CD)(1996年12月版)中检索出来的数据，在其服务网络中注册的出版社中，英国有约6,500家出版社，美国有约6.1万家，澳大利亚有约1400家，加拿大有约1800家出版社(当然，这些数字里面还包括了各出版社在不同国家的分社)，这一数字是十分惊人的。

第三是出版形式多。同一本书在不同国家、不同出版社以相同或者不同的书名重复出版，并且有着不同的装订形式和ISBN号。例如，中国的科学出版社与德国施普林格图书公司经常合作出书，这些书在国内和国外发行的ISBN不同，价格也不同。

第四是有系统的出版信息网络。西方工业化发展了多年，出版业已经形成了一个很系统、规范的一个行业。通过各种通讯手段，人们总可以查找到某一本书是否在市场上销售，在哪里可以买到，价格多少。例如，我们常用的《图书在版书目》(Books in Print)(包括印刷版、光盘版、网络版等)，就提供了详细的信息。此外，有些出版社可以提供绝版图书的影印件(例如美国的UMI公司)，或者提供善本图书的缩微件(例如荷兰的IDC公司)。

西文图书出版的前三个特点使得我们采访工作比其它文种要难一些，但是其第三个特点却使得我们可以做更多的工作，按馆藏的要求及时补齐所需要的图书，形成馆藏特色。

出版信息的多样性

西文图书的出版信息不同于中文图书，其来源很多，各不相同，包括定期出版的目录和零散的目录，主要有如下几类：

一、各个出版社都有自己定期出版的新书目录。有的每月出一期，有的每季度出一期；但是，大多数出版社不会主动给我们寄目录来，这就要求我们的采访工作人员了解世界上主要的出版社，写信索要目录，或者要求出版社定期寄新书目录来。我们一般安排一位同志专门负责资料的搜集和管理的工作，建立出版社档案，整理出版社寄来的目录。这类目录的特点是信息比较详细，有时甚至包括图书的内容提要、简介和书评，还有一些再版、重印等信息。但是，出版社的目录种类繁多，出版频率不一。我们选书员具体使用时，不易分工，也不易定期跟踪。而且，我们也不可能搜集世界上所有出版社的目录。因此，这一类目录一般只用于大出版社图书的选订和查找详细出版信息。

二、比较大规模的新书目录是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北京市图书进出口公司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等国内书商出版的每月新书目录，这些目录综合了世界上各主要出版社出版的新书，并有书名的中文翻译，使用起来比较方便。采访工作人员可以不必逐个搜集各出版社的目录，只要按类别选书即可，不存在重复阅读信息的问题。但是，这类目录的缺点在于，它们都是根据国外出版社新书目录编制的，有时出版信息不全（如缺少价格、页码等等），甚至有误。有时图书正式出版后书名或内容有所更改，有时图书报道后取消出版计划。而且，国内书商报道的出版社范围比较窄，占出版社大多数的小出版社的图书都不在其内。

三、另一类是国外书商(例如英国的Blackwell's)提供的新书报导单。这种服务的基础是，书商在获得出版社的图书样本以后，由专人分析图书的内容和主题，建立数据库，其中包括图书的书目信息和主题，也包括读者层次(普通读者，研究生水平等)、图书类型(会议录、教科书、专著等)等非主题参量。书商在与图书馆建立关系之前，先了解图书馆的馆藏情况(例如北图要收藏大学高年级以上的图书，不收藏医学、军事、地质、农业等某些学科的专著)，然后建立关于该图书馆服务范围的文档。以后，书商用计算机定期根据该图书馆的要求，将所涉及范围内的图书打印成卡片式的新书报导单或者制成软盘或磁带，通过各种形式(邮寄、网络、磁盘、磁带)发送给图书馆。这类报道单报道的信息比较准确，也比较详细，甚至还有人名规范。选书员可以根据主题及非主题参量，更准确地选订符合馆藏要求的图书。但是由于其目录是根据样书制作的，报道图书的时间比国内书商要晚一些。

由于使用方便，操作上可行，国内外书商定期出版的目录是我们工作的主要依据。

四、80年代末以来出现的只读光盘书目，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信息形式。由于只读光盘制作成本很低，许多出版社(例如荷兰埃尔塞维尔公司和德国施普林格公司)免费赠送其书目的只读光盘，以取代过去书本式的目录。我们现在订购的只读光盘主要是各种在版书目只读光盘，其中包括了世界各国出版社或书店有库存的图书目录，还有部分新书预报。这类光盘主要用于书目数据的查询(弥补各类目录信息不足的缺陷)，以及漏订旧书的补充。还有一类是英国出版的BookFind光盘。这种光盘一般可以预报半年以后出版的新书，并且附有详细的内容提要，适合于选订新书。因此，许多图书馆都用它作为选书的主要依据。但是，由于北图自动化设备不足，不可能许多采访工作人员都同时阅读这一光盘，而且国内外几家书商(如中图公司、外文书店、Blackwell)的目录已经成为我们日常选书的主要来源，因此，我们目前暂时只将它作辅助手段，查找其它信息源所没有覆盖的出版社的图书。

五、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信息高速公路的发展，许多大出版社都开始将自己的出版目录放在网络上，用户可以用Netscape等软件通过WWW(World Wide Web)检索到出版社的新书目录或库存目录。这种类型的目录之特点在于速度快，出版信息全。我们有时要查找某个出版社的最新图书，可以用这个办法。但是，对于我们综合性图书馆的选书员而言，如果要每月浏览众多的出版社的主页(HomePage)来选书，要耗费大量的精力，而且效果并不一定理想。所以，我们目前仍然以国内外书商的新书报道作为我们选书的主要信息来源，如果要找最新的或者最详细的出版信息，再通过Internet查找。以下是一些出版社的网址：

Academic International Press <http://www.gulf.net/~bevon>

Bowker - Reed Refer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http://www.reedref.com>

Bowker-Saur <http://www.bowker-saur.co.uk/servi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www.cup.cam.ac.uk>; gopher.cup.cam.ac.uk

Elsevier Science <http://www.elsevier.nl/locate/estoc> (for TOC)

John Wiley & Sons (Asia) Pte Ltd. <http://www.wiley.com>

Plenum Publishing Corporation gopher://plenum.titlenet.com:6200

Routledge <http://www.routledge.com/routledge.html>

Springer-Verlag GmbH & Co. KG <http://www.springer.de/catalog/catalog-files/catalog-db.html>

六、此外，许多有关出版类的期刊中包含着大量的新书信息，例如美国的《出版家周刊》(Publishers Weekly)和英国的《书商杂志》(The Bookseller)等，这里不一一例举了。以美国为例，主要的书评类杂志有如下几种¹：

刊名	1995年度书评数
Booklist	7,537
Choice	6,563
Horn Book Magazine	500
Horn Book Guide	3,626
Kirkus Review	4,178
Library Journal	5,472
Los Angeles Times	1,750
New York Times Sunday Book Review	2,300 (1994年)
Publishers Weekly	7,110
School Library Journal	3,580
Washington Post Book World	2,002

对于有经验的选书员来说，应当清楚地了解各种信息源的特点，一方面准确、快速地找到信息，另一方面提高工作效率，避免重复阅读。

订购渠道的多样性

西文图书的订购主要有通过国内书商(例如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北京市外文书店、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国外书商(例如美国的Blackwell North America, Inc., 英国的Blackwell's, 意大利的Casalini libri s.p.a., 德国的Libri, 印度的UBS等)、出版社直接购买、国外古旧书店(例如英国的Ad Orientem)、国际交换。

一般来说，我们都通过国内外书商订购，这样不仅可以得到各出版社的最新出版信息，还能省去与诸多出版社洽谈业务、财务结算等方面的大量人力。西文图书的绝大部分是通过这一渠道获得的。对于一些特殊的出版社，有些书商能够代理，有些书商不能代理。我们采访工作人员应当对此有一定的了解，以免错发订单，而不能订到所需要的图书。

有时候，一些大出版社可以给我们较大的折扣，我们也可以考虑直接从出版社购买。有些出

版社自办发行，不通过书商代理，我们只好多费一些周折，直接付款购买(例如美国的 Academic International Press)。

国外一些古旧书店定期出版古旧书目录，报道其库存的绝版书或善本书，这些书往往在市场上已经脱销，我们就可以从中适当地选择一些价格适中的订购，补充过去的缺藏。

国际交换也是采书的一个途径，通过这一途径的主要是东欧、非洲、亚洲等图书贸易不太发达的国家出版的图书。

西文图书采访目录的著录特点

西文图书的著录有着其特殊性，编目所遵循的是《英美编目条例》(AACR2)。但是对于采访工作而言，我们接收到各出版社或书商的目录时，所得的信息经常不完整，而且不规范，这给我们的著录、查重工作带来了很大的，而且常常是无法克服的困难，这是在其它文种的采访中是不会遇到的。

1. 人名问题

一般而言，新书报道信息中没有人名规范，我们也无法根据所得到的信息进行规范控制。例如，俄国作家克鲁泡特金的拉丁化名字有 "Kropotkin, Petr Alekseevich", "Kropotkin, Pierre Alekseevich", "Kropotkin, Peter Alekseevich", "Kropotkin, Pyotr Alekseevich" 等等。对于经验不足的采访工作人员，就无法判断它们是否表示同一个人，而且我们也不可能从书中的详细信息来作判断，在排片的过程中就可能导致错误。

西文人名中经常含有 de (法文), von (德文), van (荷兰文), da (意大利文)等介词，它们有时排在姓中(例如: "von Wright, Georg Henrik"), 有时却不排在姓中(例如: "Neumann, John von")。如果出版社报道的作者是 "John von Neumann", 一般人就很难确定是放在 "Neuman, John von" 还是 "von Neumann, John"。西班牙人名中有复姓，例如哲学家 "Jose Ortega y Gasset", 其姓为 "Ortega y Gasset", 在著者目录中应当按 "Ortega y Gasset, Jose" 排，如果对此类情况不了解就可能排成 "Gasset, Jose Ortega y", 增加了复本的可能性。处理这类问题的难度很大，甚至英语国家的图书馆员都会感到困难。这就要求采访人员有一定的知识面，对此类人名大致有一个了解；另一方面，还要求采访人员有一定的责任心，在查重时多查几个地方。

在采选工作中，我们常常会遇到华裔作者人名的问题。例如，Victor Fung-shuen Sit 写的 *Beijing: Nature and Planning of a Chinese Capital City*，而在书的在版编目(CIP)中却表明作者是 "Fung-hsuan Hsueh"，这就是华裔学者用的汉语名字和英语名字的差别；有时，同是汉语名字，又有韦氏拼音和汉语拼音的差别。此外，邓小平这一名字在各种新书目录中可能会成为 "Deng, Xiaoping", "Deng Xiaoping", "Xiaoping, Deng"; "Deng, X."; "Deng, X.P."; "Deng, X.-P."; "Xiaoping, D." 等各种情况；前两种报道形式符合我们的排片规则，后几种报道属于出版社报道错误，我们就无从判断到底是谁了。

西文人名有各种各样的简略形式。例如，著名哲学家乔姆斯基的全名为 "Avram Noam Chomsky"；但是按人名规范却以 "Chomsky, Noam"，而不是 "Chomsky, Avram Noam" 著录；出版社报道的作者可能是全名，也可能是 "Chomsky, A.N." 或者 "Chomsky, N." 又如，著名心理学家荣格的全名是 "Carl Gustav Jung"，但是新书报道中可能会简写为 "Jung, C.G."。如果不了解这一点，就会在查重过程中遗漏，导致复本。

2. 书名问题

书商或出版社的各种报道中，有时以书名报道，有时却以丛书名报道。例如 Mario Bunge 所著的 *Treatise on Basic Philosophy, vol. 7: Epistemology & Methodology III: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t II: Life Science, Soc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Dordrecht: 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85. -- ISBN 90-277-1913-6. 我们从 Whitaker's BookBank 只读光盘中检索到并且订购的书名是 *Treatise on Basic Philosophy*, 其余均为分卷书名, 但是从订到的书中的在版编目(CIP)中来看, 书名是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而 *Treatise on Basic Philosophy* 和 *Epistemology & Methodology* 均是丛书名。结果, 我们看到我们的采访书目目录中三者均以书名的形式出现, 这样就增加了复本的可能性。对于有些书来说, 何为书名, 何为丛书名, 并没有一定的标准。但是, 编目数据一定要统一。如果我们采访部可以检索到编目数据, 并且丛书名和书名同时检索出, 那么就可以解决一些问题。

3. 多卷集的问题

英国著名出版社 Routledge 经常出版一些丛书, 他们有若干丛书名, 并且以不同的丛书名作为书名报道。例如该社1996年10月出版的《世界文明史》(*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A Complete History of Mankind from Pre-Historic Times*), 作为全套书报道, 它有一个统一的书名和 ISBN (0-415-14380-2), 总的价格(3,000英镑), 共50卷; 但是, 它又有《希腊文明》(*Greek Civilization*)(ISBN 0-415-15612-2, 450英镑, 共7卷)等6个二级丛书名, 每套二级丛书也有自己的ISBN及价格; 在这些丛书名之下, 又有每本书的书名, 例如第16卷《希腊艺术》(*Art in Greece*)(ISBN 0-415-15576-2, 70英镑)。如果一个书商只报道丛书名, 没有报道分书名, 而另一个书商只报道分书名, 没有报道丛书名, 那么我们就可能购买复本。对于这种情况, 我们几乎无法控制。唯一的办法只是凭经验, 碰到这类大套书时多查一下光盘, 找出分书名, 然后建立参见目录。如果查不到信息, 就没有办法了。

我们认为, 要消灭这种复本是很难的。首先, 我们的采访目录以书名为主, 丛书名记录不全, 而且由于新书报道信息不足, 也不可能详细; 其次, 我们的著者目录没有人名规范, 事实上从出版社所提供的信息来看, 我们也不可能建立人名规范; 第三, 出版社或者书商的信息提供不全, 例如上述 Bunge 的著作, 我们除了 *Treatise on Basic Philosophy, vol. 7* 以外没有别的信息, 因此也不可能查找其它线索; 此外, 我们看到的著者名常有简略, 或者错误。

笔者认为, 如果采访工作实现了自动化, 并且编目没有积压的话, 采访人员利用编目数据, 在检索书名的同时也可以查出丛书名的话, 并且有一定的人名规范控制的话, 也许可以解决一部分问题。另外, 采访人员也应当提高自己的素质, 了解出版特点和个学科知识, 遇到特殊情况就会作出正确的判断。

西文图书的选书工作

选书是高度的脑力劳动, 它既不同于纯粹的研究工作, 又不同于机械的事务工作, 因此难以为人们所理解。图书馆史上曾经有一个由馆外专家学者负责文献选择的时期, 后来发现因专家常偏重于其自身所熟悉的领域而使文献收集不能按计划进行。现代图书馆和其他文献情报机构已吸收了大批的学科专家专门从事文献选择工作。他们既懂学科, 又熟悉文献, 担负着各学科文献资源建设的任务。在一些大型的或专门的文献情报机构, 这种趋势已日益明显。⁴ 近20年来, 为了保证北图外文图书的选书质量, 北图逐渐建立了自己的专业选书队伍, 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鉴于西文图书的上述特点, 从事西文图书的选书人员要求要有较高的素质, 这主要体现在外语能力、专业知识面、各方面的技能以及选书的技巧等方面。

外语能力当然是必须的条件。因为我们要阅读如此众多的出版信息, 并进行查重, 只有具有较高的外语阅读能力, 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对于科技类的选书员, 我们还应当随时更新知识, 了解科技动态, 学习诸如Internet之类的新词。此外, 要对外语的构词法有一定的了解, 才能理解新书中出现在各种词典中都无法查到的新词。例如 "Cyberspace" 这一个英语新词, 就可以从词根 "cyber-" 和 "space" 来作出判断。适当地具备其它文字知识也是必要的。例如《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原书名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是拉丁文, 如果不具备起码的知识, 就不知其所云了。

选书员必须具有自己所选类别的知识面。例如选自然科学类图书的选书员必须具有对自然科

学的各个学科(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质等)基础知识,并应当了解各学科的热门课题和最新进展,还有这些学科图书在各国的出版情况。文学类的选书员应当了解各国的文学经典名著、著名作家以及文学流派。图书馆学的知识可以使得选书员准确地检索各类书目。由于西文图书涉及的国家众多,要做到知识面广也需要花费相当多的精力,也要考平时的积累。

计算机、英文打字等方面的技能可以使得选书员更有效地利用现代科技手段(例如只读光盘和Internet),寻找各种书目信息。例如,通过计算机网络和只读光盘,我们可以更全面地采集中国学图书和工具书等方面的图书,这样选书的效率比过去大海捞针似地阅读各种目录要提高几百倍。随着技术的发展,出版信息已经不仅仅有印刷形式,计算机越来越成为选书的必要工具。

技巧性也是选书的一个方面。如果选书员知道某个出版社根本不可能出版学术著作,那就不必每次费很大的努力去阅读这些出版社的信息了。

选书工作对主动性要求很强。选书员应当对图书的出版信息十分敏感,根据自己的鉴赏力,主动寻找有价值的图书选订。

此外,选书员还应当具备一定的研究能力。研究的方面包括馆藏情况、读者需求、学术动态、出版动态等方面。在此基础上,选书员应当对本馆的藏书建设有一个长远的设想,使得藏书结构体现出针对性(满足读者的需求)和系统性(建立馆藏特色)。

总之,由于选书工作集语言能力、研究能力、知识性、技能性、技巧性和责任心等方面于一体,选书人员只有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才能迅速、准确、没有遗漏地选好书。目前,我馆的西文图书选书人员已经出现了年轻化的趋势。要使得所有选书员都具备上述素质,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一方面,我们应尽力选用素质高、责任心强的人员从事选书工作;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创造良好的环境,使得选书人员有时间、有条件学习新知识,研究新问题。我们相信,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会越来越接近理想的目标。

关于非英文图书的采选

我们所说的非英文图书主要指德文、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等文字的图书。德文、法文图书的采选已经形成一定的常规,而且中图公司、外文书店等进出口商也定期对这些文种的图书作报导,所以困难相对较小。我们也可以通过德国的只读光盘 Libri Aktuell CD-ROM 等来检索最新的出版信息。但是对于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荷兰文、瑞典文等文种的图书,我们只有主动了解其出版信息,选择合适的书商订购。

关于非英文出版物的采选,已有详细论述,笔者不再赘言。

缩微资料的采购

世界上有许多缩微资料的出版社出版了一些有价值的历史资料,我们在采购过程中也对这类资料给予了一定的重视。例如,荷兰IDC公司出版了《1850年前出版的有关中国的图书》、《高罗佩藏书》、《传教士中文著作》等等缩微文献,美国的大学出版物公司(UPA)定期出版美国政府的解密文件(其中包含不少有关中美外交政策方面的资料)。但是,由于订户很少,而这些文献在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或国外的书商的新书通报上并不作报道。这就要求我们对出版这类出版物的机构(例如美国的UPA, UMI, 德国的 K. G. Saur 公司, 荷兰的 IDC 公司等等)有一定的了解,定期向它们索取有关目录。不然,我们就无法知道有些什么新的出版物。

在采购这类资料的时候,应当仔细核查各种馆藏信息,避免与善本、中文图书、中外文期刊、缩微资料之间的重复。另外,可以参考德国 K. G. Saur 出版公司出版的《缩微出版物在

版书目》(Guide to Microforms in Print)。

西文图书采选工作的改进

1. 工作效率的提高 - 自动化

目前,西文图书采选工作大部分还是手工作业,从选书、打制订单、下目录片、发订、书商供货、登录、编目一直到阅览,一般要经过一年时间,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重复的工作(例如:选书员提供的信息和采访组打制的订单之间的重复、采访信息和编目信息的重复),另一方面是通讯手段的落后(国内书商的订单靠人工传递,国外书商的报道单和订单也通过邮局传递,采访部门与书商通过信件联络),而且现成的数据也没有利用(例如,英国Blackwell公司、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均可以直接提供电子数据,进入我们自己的数据库中,它们占我们所阅读数据的75%以上,但我们却没有加以利用)。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在实现西文图书采访计算机网络系统的过程中所要考虑的问题。

2. 工作质量的提高 - 标准化

目前,为了解决多卷书的残卷问题,我们选书员建立的多卷书档案,随时跟踪重要的多卷书,不至于遗漏。另外,建立名人档案,可以对我馆名人著作订购情况心中有数,长期跟踪。在使用计算机网络以后,我们如果能利用编目的规范数据,就可以更准确地核查馆藏,解决复本问题(特别是丛书、会议录等方面)。

由于历史原因,西文采访的目录体系几经变动,缺少规范化。例如,encyclopedia 和 encyclopaedia 有时混排,有时又分开。德文字母 ü 有时按 u 排,有时又按 ue 排。这些问题的形成都有一些历史原因(人员变动)和客观原因(出版社报道不可能详细),完全解决有一定的困难。如果有一个规范,常年坚持执行下去,就会有所成效。

3. 工作计划和分配的合理化 - 系统优化

目前,选书工作的计划和分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经验,各选书员的数量计划不尽合理,每年根据预算所作的全组订购数量计划带有一定的经验性。如果采用了计算机网络,我们可以根据书商提供的分类,统计各类图书的平均价格及报道数量,对今后的工作做更合理的计划。同时,在计算机系统的设计过程中,应当着重用系统的观点,从总体上考虑业务流程的优化。

4. 工作的针对性 - 统计分析

在前面的讨论中,笔者已经提到了适度考虑藏书使用价值的重要性。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了解各方面图书的使用率,其方法有问卷调查、借阅单统计、阅览室观察、读者座谈会等等。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我馆在近年内没有很好地开展这方面的工作。笔者认为,今后在设计计算机流通系统时,应当具有分类统计功能,定期向采选部报告读者的使用情况,以供选书时参考。此外,在WWW的主页上,可以设计一个读者推荐单,将读者的要求随时反馈给选书人员。这样,选出的图书就更有针对性。

我们从上面可以看到,业务工作的改进中的每一项都与自动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采访工作的自动化不是仅仅是将卡片目录转换成计算机目录,而是工作方式的根本变化。如果西文图书采选系统能在近年内实现,我们的工作会有一个较大的飞跃。

结语

以上是我们在西文图书采访工作中所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和成果。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我们对精神文明的日益重视,随着我馆自动化的发展和业务工作的规范化,随着西文采选馆员

素质的日益提高，我馆西文图书的馆藏一定会在今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北京图书馆馆刊》(*Journal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1998年3月号(第1期)，第18-24页

[转主页 / Back to HomePage](#)